

17K.COM

一起看文学网

凤凰面具

他们身份神秘，隐藏在都市，叱咤商界，影
响时局，熟悉金钱社会的一切游戏规则……



Fenghuang
Mianju



当代最精彩的都市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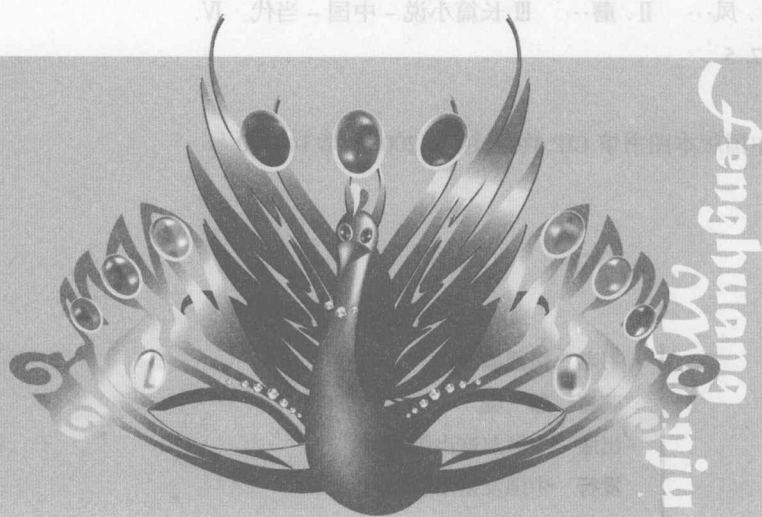
演绎面具背后的隐秘人生

蘑菇姑◎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蘑菇◎著

凤凰面具



凤凰面具 4 / 蘑菇◎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3008.10

ISBN 958-7-2027-2466-5

I. 凤... II. 蘑... III. 面具小说-中国-当代

凤凰面具 4
ISBN 958-7-2027-2466-5
定价 2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88276
印次 200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版次 2008年10月第1版
19.25印张 320千字
710×1000毫米 16开本
印刷 三河市凤凰印刷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凤凰面具. 4 / 蘑菇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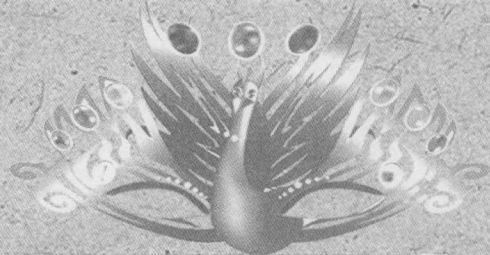
2008. 10

ISBN 978-7-5057-2466-2

I. 凤… II. 蘑…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2200 号

书名	凤凰面具 4
著者	蘑 菇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规格	710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9.25 印张 33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466-2
定价	29.8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凤凰面具

4

目录

第一卷 雾里看花

第一章	玩火	2
第二章	笑里藏针	9
第三章	春雨如丝最缠人	20
第四章	商谈	26
第五章	投资	33
第六章	风骨鬼鞭	40
第七章	莫测	48
第八章	摇旗	55
第九章	活佛对活佛	64
第十章	约法三章	72
第十一章	清洋江家	80
第十二章	密码	91

第二卷 蝶舞花香

第一章	盗贼	100
第二章	凤凰仙子	108
第三章	九津	115
第四章	药石之力	122
第五章	回天	130
第六章	蝶与花	137
第七章	医生与杀手	145
第八章	京都之伤	153

第九章 道具	161
第十章 客自故乡来	168
第十一章 出招	177
第十二章 接触	185
第三卷 墙外花影	
第一章 离别的花舞	198
第二章 带个信儿回家	207
第三章 互相帮助	216
第六章 连环套	239
第七章 幸运朵花	247
第八章 漫江花雨秀凤凰	255
第九章 太师府	263
第十章 祝门大夫	271
第十一章 初飞	279
第十二章 岁岁年年人不同	287

1001	第一章
1081	第二章
1111	第三章
1221	第四章
1301	第五章
1371	第六章
1441	第七章
1521	第八章

第

卷

霧里看花



第一章 玩火

叶儿还在低声抽泣着，不只为心疼钱，她感觉很内疚。

李想为了她来到上海，带着全部积蓄，却没想到遇到这样的事。

苏绢站在房间里，尴尬地看着祝童推门走进来。余总是她的朋友，买房也是在她半胁迫下才完成的。

叶儿虽然没说什么，苏绢实在不知道如何安慰自己的妹妹，如何面对李想。

“别着急，既然事情已经这样了，着急没有用，互相埋怨更没有用。”

祝童一进门就给苏绢宽心，走到叶儿身后环住她，低声道：“叶儿，不能再哭了，姐姐也不好受。想想她的孩子，如果姐姐看到你这样，一定会更加自责的，她要是想不开出点意外怎么办？好了叶儿，咱们还年轻，钱总会有的，房子也会有的。这些钱只当被风刮走了，今后小心点就是了。”

叶儿清醒过来，感激地看了祝童一眼，擦干眼泪去安慰苏绢。她知道姐姐是个要强的人，历来对她这个唯一的妹妹关爱有加，出了这样的事，压力最大的是她。

黄海来了，朵花也来了。

黄海刚从经侦总队打听过案情，据办案民警介绍：这次事件是由经办人余某与铸石房地产公司的一个出纳两人所为，铸石房地产公司全然不知情。经侦总队初步认为，铸石房地产公司和十三位受骗者一样都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

铸石房地产公司也说假产权证属于余某个人行为，和铸石房地产公司无关。公司的相关手续是齐全的，余某只是紫金豪苑的销售经理，他与公司出纳勾搭成奸，且把公司本该转给物业公司的维修基金账户上的钱也骗走了一百多万。

黄海说，案件已经立案，由于涉及的是房地产方面的诈骗，在当前的局势下，经侦总队将全面展开调查。

银行方面的态度是，这批房子是三年前就被抵押的，如今委托法院收回，是为了拍卖掉回笼资金。

“房产证是不是假的？”祝童听黄海介绍完情况，问道。那份房产证已经作为证据交给经侦总队的办案人员，但是出于职业习惯小骗子仔细检查过，房产证纸张光洁、挺实，墨色均匀，用纸考究纹路清晰，不像是假货。

“已经鉴定过了，这样的假证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几乎和真的没什么区别。所以局里对这个案子分外重视，要追查假证的出处。”

出了这样的事，房间里一片愁云惨雾，苏绢躲在沙发上捂着脸抽泣，叶儿还在为她宽心。天晚了，谁也没心情做饭，黄海请客，一群人到外面找家酒店用餐。

苏绢压力大，任凭祝童与叶儿如何说，只是低着头，饭只吃了几口白米。叶儿怕苏绢出什么意外，吃完饭和姐姐一道回家。

“黄海，你看，破案的机会大吗？”朵花要回去帮蝶姨看店，包间里只剩黄海时，祝童问。

“难说，由于余某和会计两个已经远逃海外，破案的难度很大。即使案件侦破，追回巨款的可能性也很小。我对叶儿说过，买房不要着急……”

“不关叶儿的事，谢谢你了。损失这些钱没什么，我们还年轻，今后有的是机会。”祝童知道，黄海又要说他看好的房子了，那是公安局为解决干警的住房问题独立开发的小区。叶儿度过见习期后，就有资格在那个小区里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一套房子。

祝童是不会接受这个帮助的，叶儿说过那个小区的房子有限，不是所有干警都能在那个小区里买房。再有就是，小骗子不希望住在一个左邻右舍都是警察的环境内，危险且不说，主要感觉……

“银行那边我再去问问，看能不能有别的办法。”黄海还是心疼叶儿，被骗去这么一大笔钱，什么时候才能翻身？

“真的不用了，黄海，问也是白问，唔，算了。”

“李想，你想到什么了？”黄海看到祝童脸上显出古怪的样子，好奇地问。

“没什么，我们能克服。服务生，打包。”祝童推开门，让在门外站着的服务生进来，又回头对黄海掩饰道，“这些菜都没怎么动，丢掉可惜了。呵呵，今后仔细点过了。”

“这里面还有几万块钱，你先拿去用着，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叶儿的性情你知道。”

“叶儿不会要，我也不会……”祝童推开黄海递来的手包。

“不是给你的，我相信以你的本事想挣钱不难。但是，叶儿爱你，你是她一生的寄托，千万不要为了钱做出让叶儿为难的事。”黄海殷殷勤勤，为的还是叶儿。祝童心里感动，这笔钱还是坚决不收。

“我是个男人，黄海，叶儿如果知道我用了你的钱，会如何看我？雷诺车你找人卖掉吧，今后我不需要它了。只是，房租的事情你通融一下。”



“车你先开着，要卖也不忙于这几天。房子你们只管住，我那个朋友一两年不会回来。”

黄海握住祝童的手，理解地拍拍他的肩膀，这样的李想，更让人放心。

祝童回到紫金豪苑，把手里的剩菜倒给阴阳，自己坐在沙发上，把整件事翻来覆去在脑子里过了几遍。他被黄海提醒发现一个可笑却不被人注意的疑点。

按照上海房价的涨幅，几年前抵押给银行的房子，如今市价已经翻了不止一倍，就是算上银行利息和贷款需要的润滑剂，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也不会眼看着这样的房子被拍卖。

阴阳低声呜咽着依偎过来，它又要享受主人的按摩。

祝童左手在阴阳身上按压，引动蝶神培养它身体内的蛊虫，右手拨通秦可强的电话，他需要利用一下秦可强掌握的调查系统。

第二天一早，祝童走进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摆着一束紫罗兰，陈依颐结束休假回来了。

“主任，想我了没有？”陈依颐已经穿上春装，温泉与雪山把她滋润得更加娇媚，在祝童身前旋转一圈，送上一个精致的黑色礼品盒，“这是给你的。”

“陈小姐越来越漂亮了，看来度假对女人是有好处。”祝童打开礼品盒，里面是一支精美的银色万宝龙水笔。

“这，太贵重吧？”对于这样的奢侈品，祝童估计不出价钱，但笔帽顶端镶嵌的光彩夺目的星形钻石，银质笔杆上流淌的尊雅迷人光彩，证明这是一支价值不菲的高级货，至少也要十多万吧。

“男人就该用这样的笔，李主任，你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能写一手好字的男人，这支笔是……你要不要？不要我扔下楼去。”

陈依颐脸色转冷，抓起礼品盒，伸手打开窗户。

祝童没有说话，昨天刚知道被骗，感觉特别郁闷，没心情陪有钱的田家小姐玩高雅。

陈依颐已经把手伸出窗外，听祝童这边毫无动静，自己又收回来，呆呆坐在办公桌前，把玩着那只精美的万宝龙。

上午，在沉闷的气氛中度过，陈依颐再没对祝童说半句话，祝童对她交代工作上的事，也只是点头或摇头。

下午两点，高干病房的夏护士长打来电话，说是有个病人指名要李主任作为主治医生。

“夏护士长，我好像不是门诊医生也不是住院医生，医院里也没挂我的牌，任何病人我都不接。”

“人家说，只接受李主任的治疗，出多少钱都愿意。”夏护士长什么时候都不失温柔，耐心地诱惑着。

“你就说，要我出诊，十万起价。”祝童丢下电话，专心在电脑上搜索各项房地产咨询。奇怪的是，没有几条与铸石房地产公司有关的信息。作为紫金豪苑的开发商，他们也太低调了。

两天后，各项信息汇总回来。三月初的夜晚，祝童与秦可强坐在大排档上喝酒。依旧是几样小菜，人手一瓶二锅头，只不过祝童身边还跟着一位保镖：以前的索翁达活佛，如今的祝门弟子祝飞。

铸石房地产公司老板叫李弓，祝童刚听到这个名字时感觉耳熟，细细一想才知道，他的女儿李星茹曾经是“李想”的恋人。

秦可强的调查很详细，关于这次诈骗的金额，虽然反映出来的有两千多万，但是银行方面的原始贷款是一千万。铸石房地产公司之所以赔一千万也同意被银行收回，其实是李弓与银行信贷处长唱的双簧。这些房子的去向只有一个：被银行内部职权人物消化掉。

铸石房地产公司的内部管理还是很规范的，余总乃至他那位出纳如果没有别人配合，不可能在一个月内操作如此大的诈骗案。叶儿与苏绢交款时是在铸石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室，还经过公证处的公证。

至于房产证的事，更是经不起追查。叶儿听办案民警说，市面上还没有见过如此逼真的假房产证，所以上面很重视。只是姓余的当事人跑路，案件处于半停滞状态。

秦可强得到另两个信息似乎在证实祝童的原始判断，这是铸石房地产公司假借姓余的名义玩的一个骗局。

第一个信息是，半个月前，铸石房地产公司一次付清了拖欠已久的紫金豪苑项目的土地增值税，共计三千四百万。

说来，这一切也许和王向帧还有些关系。他到上海后对各家银行开展督查整顿，接着就是对房地产市场的规整，只清欠土地增值税这一项，已经让不少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了。

第二个信息是，上周，铸石房地产公司顺利从银行得到八千万元贷款，为他们正在进行的房产开发的项目注入启动资金。

即使知道了这么多又能如何？祝童不可能去面对李弓。如果没有李弓，小骗子也许会花样教训铸石房地产公司。现在，他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是否会在在这个过程中身份穿帮，那样就太不值得了。

叶儿最近几天一直住在家里和姐姐做伴，祝童已经说了钱是小事，但是叶儿的情绪还是很消沉。毕竟，一百八十万不是小数目。正常情况下，以他们两个的薪水，十几年不吃不喝才能攒下这笔钱。

“下一步准备怎么办？”秦可强喝完一瓶二锅头后，把杯子扣下。每次喝酒，

他都坚持这个分寸。

“先这样吧。谢谢秦兄帮忙，目前没有什么好办法。”祝童大致想清楚了事情的经过，只有一声叹息：认栽。

是不是太完美了？这一切似乎是为自己量身订制的。祝童转着手里的酒杯沉思着。秦可强说，李弓是三个月前才收购了铸石房地产公司。在知道李弓背后是谁，知道真正的对手是谁之前，小骗子不会轻举妄动。巧合那样的事，小骗子根本就不相信。

秦可强没说话，只是奇怪地看着祝童，以前，千面独狼的表现可没如此大度。

“还能怎么样？即使这个案子意外地破了，钱也拿不回来。那些人的资产多半已经在国外了，如果警方有行动，先断掉的是铸石房地产公司的资金链。那时他们会发现铸石房地产公司其实是个空壳，连偿还银行的债务都很困难。”祝童拍拍手边的一份财务报表，这是台海言弄来的，“李弓做的是投机生意，空手套白狼。我怕把他逼急了，秦兄应该知道，李弓和李想还是有点关系的。今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

骗子被骗，确实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祝童心里郁闷，总想找地方发泄一下。今天带着索翁达出来就有这个意思。

秦可强不知道，坐在祝童身后的竟然是江湖第一人索翁达，祝童介绍给他的名字是祝飞，身份是祝童的大弟子。秦可强虽然看出索翁达是个厉害角色，却没想到他有那么厉害。

“秦兄有兴趣去普贤寺走一趟吗？”祝童总算想到了一个地方，柿子要找软的捏，没什么动作总是不正常的。一品金佛三番两次找自己的麻烦，是该给他们点回敬了。也借这个机会考察一下，看索翁达是不是真的抛开了一切。

“今天吗？”

“就是现在。”

“现在去不太合适，天太晚了。”

“白天合适吗？我又不是去上香。”

“空寂大师刚回金佛寺，空木大师和眉山派的缘寂师太还在，还有无情、无言两个无字辈好手。缘寂师太一直对你有看法，这样找上去，怕引起误会。”秦可强掰着指头数出普贤寺内的高手。

“他们误会不误会我不关心，江湖没有误会，只有实力。”祝童站起身，招呼索翁达，“祝飞，要去教训经常找咱们祝门麻烦的人，你怎么说？”

“弟子但听吩咐。”索翁达面无表情地跟着祝童站起。

索翁达潜心修炼祝门蓬麻功初级功法多日，已进入蓬麻初境，正想找对手印证一下。他习惯于活学活用、在实践中进步的修行方式。

“就我们三个？不行，太危险。”秦可强要拨电话，祝童制止他：“七品祝门



与石旗门都是大有名声的门派，我是祝门掌门，你是石旗门掌门。普贤寺不过是一品金佛的一个分舵，连这个场面都应付不下来，我们是不是显得太笨了一点？”

秦可强虽然也喝了不少酒，脑子还是清楚的，对祝童这样偷换概念的论述方式也只是晕一下，不过马上就清醒了，走到一边去打电话。八品江湖虽然名义上平等，混江湖的都知道，一品金佛与二品道宗的地位，不只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秦可强的电话打完，雷诺车已经失去踪迹。他连忙跑向自己的的士，发动起来向普贤寺狂奔。

的士到底比不上雷诺，一个小时候后才停在普贤寺门前。

午夜的天空乱云飞舞，一弯残月从云缝内闪出，从西方冷冷地注视着大地。

普贤寺山门敞开，天王殿前，祝童负手立在香炉左侧，缘寂师太站在香炉右侧。她身后，是一袭僧袍的云烟，也就是烟子。无聊和尚站在天王殿前，搓着手一副无辜的样子。他虽然也是无字辈高僧，却不擅长功夫。

台阶上，空木大师与无情、无言两位高手，与那个叫祝飞的斗在一起。

即便是以一敌三，祝飞也是游刃有余，任凭对手拳打脚踢都能轻易化解。来来回回，他只用一招：右手在空中写下一个个大小不一、川流不息的“气”字，左手基本上没动。

秦可强暗叫侥幸，一是祝童没出意外，二是没想到，祝门竟然有个如此厉害的弟子。

以一品金佛的威严，寻常情况下不可能一次出动三大高手来对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祝门弟子。秦可强以为，在自己来到之前他们一定颇费了番口舌。

接下来的情况表明，双方打得如此热闹，祝童竟然没说一句话。祝飞完全是依靠强横的实力力压普贤寺众高手，先是无情，后是空木；到空字辈第一高手无言不得不加入，双方才勉强维持一个看似平衡的局面。

“祝掌门，你这是做什么？大家都是江湖一脉，有什么事不好说，非要闹成这样？”缘寂师太看出索翁达的厉害，估计自己上去也改变不了什么，隔着香炉对祝童放话。

“江湖一脉？我祝门也是江湖一脉？师太，半年前，有位大师带着十八罗汉到凤凰城天王庙，怎么不想想大家是江湖一脉？三个月前，雪狂僧在上海大街上追杀我，怎么不想想大家是江湖一脉？一个月前，还是在凤凰城，空幻大师在南华山暗中布置算计我，好像也没想过大家是江湖一脉。缘寂师太，您在花园里偷袭我时，可想到过江湖一脉这四个字？大小我也是祝门掌门，今天是来讨个说法：一品金佛仗势欺人处处威逼我祝门，到底想要怎么样？”

“无情无义的骗子，你没资格说江湖道义。”缘寂师太把烟子拉过来，看着祝童，“云烟就是被你害的。”

“烟子。”这确实是小骗子的弱点。

祝童与烟子对视片刻，想从这张苍白的脸上寻找到往日的线索。无奈，烟子已成云烟，寂寞的僧衣遮住曾经的炽热，眼中只是一片平静。如此一来，有些话小骗子再也说不出口。烟子以前也有男人，两人刚在一起时，也是烟子主动。

缘寂师太对男人极度仇恨，该不是曾经受过刺激吧？祝童上下打量着她，突然发现，缘寂师太也有一副曼妙的躯体，褪去佛衣稍微装扮，可能是个半老徐娘。只是眼中的刻薄与冷淡，还有仇恨，为什么，这个老尼姑对自己似乎……

“怎么？无话可说了？始乱终弃的畜生。”缘寂的话惊醒了祝童，他撇一下嘴。

“烟子，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在一起，江湖路上需要一个伴，如此而已。师太，我已经付出代价。晚辈不明白的是，大家都知道祝门以骗术行走江湖，您为什么想要置我于死地？”

论起口舌，缘寂师太比起小骗子可差远了，被这一番直指内心的话说得无以为对。说到底，如果江湖道只靠讲道理的话，也就不叫江湖道了。

缘寂师太恼极太喝一声：“阿弥陀佛，既然施主不听好言相劝，为了维护佛门清净，少不得请祝掌门接我几招。”

一道清练从香炉右侧升起，在空中奇异地顿一下，划一道亮丽的弧线射向香炉右侧的祝童。

“师太要动手，不必找什么借口，请！请！请！今天我祝门就是来打架的。”

祝童翩然飘起，闪过缘寂师太的峨眉刺，轻松且潇洒。



第二章 笑里藏针

眉山派本以轻功见长，身法迅捷灵动，出招轻快，峨眉刺这样的兵器，最适合眉山派的阴柔心法。但是，祝童的身法似乎比缘寂更灵动，他的身体轻灵得不像话，就如没有分量般，在缘寂师太的点点刺影中闪转腾挪，每在差之毫厘的瞬间脱出险境。

边打祝童的嘴还不闲着：“缘寂师太，说来您也有份，年前在嘉雪花园，暗中偷袭我的不就是你吗？那时，你可想到我是祝门掌门，江湖一脉？”

“那是为了给你点教训，别以为天底下的女儿家都是好欺负的。阿弥陀佛。”

缘寂师太一念佛，身法自然慢下来，祝童从强大的压力下解脱出来，这才有机会抽出龙凤星毫。脚尖轻点香炉，随风摇摆着轻笑道：“明明是你们欺负我啊，问问云烟师妹，到底是谁先出手害我？”

烟子一直低眉合十念经，听到祝童说起，闪他一眼：“阿弥陀佛，过去的一切不说也罢。”

祝童被缘寂师太逼下香炉，从烟子身边掠过时，低声道：“我差点被你害死。你要知道，我如果死了，会拉很多人陪葬的。”

烟子身躯一抖，念声佛。

缘寂师太一直在追着祝童，峨眉刺携带丝丝青气，却总是在差一点时被他躲开。

祝童围绕香炉，借助这个最好的屏障，边闪躲边道：“师太有完没完？你究竟要我接你几招？”

“小滑头，仗着轻功好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实打实接我三招。祝门掌门难道都是这样的奸猾小人？”

“你说的，我就接你三招。”祝童停下来，正经神色面对缘寂师太。

“只是，奸猾小人这样的话，不应该从师太口里说出来。今天，谁是奸猾小人



呢？论年纪修为，师太是成名已久的前辈，出手对付我，是不是因为知道上去也是白给？”祝童手指索翁达那边，喝道，“祝飞，别再浪费时间。”

“然！”索翁达转身应一声，左手从背后闪出，配合右手的“气”字，呼呼拍出六掌。

缘寂师太正要说什么，无情第一个被击出去，口角渗血落在天王殿前青石板上。

空木大师提气大喝：“木鱼禅境。”

殿前，随着空木右手木槌虚击，“扑、扑、扑、空、空、空……”一下接一下的木鱼声凭空而出，清晰悦耳，单调中隐隐变化多端。

空木的每一击都发出同样的木鱼声，节奏随心所欲自由洒脱轻重由心，空气中隐现檀香，在这样的暗夜里，竟也营造出一派晨钟暮鼓的安宁。

秦可强心里惊异，空木的木鱼禅境确实有独到之处，他自问身临这样的禅境内，会有瞬间的迷乱，不禁对祝飞担了份心。

索翁达对所谓的木鱼禅境根本毫无感觉，他本是密宗高手，摩罗狱印五转，哪一转都要比木鱼禅境高明。索翁达兴奋地喝一声，他要借助木鱼禅境检验自己最近修习的蓬麻功，于是，天王殿前又恢复缠斗局面。

祝童感觉脸上无光，缘寂师太伸出三个指头：“只要你能接下老尼三招，从今而后，老尼就带着云烟潜身峨眉，再不出江湖。”

“好，就接你三招。”祝童双手转动龙凤星毫，豪爽地应承下来。刚才，他已经暗查过缘寂师太的深浅，虽然高明，也就是与空幻差不多。

“如果祝掌门接不下来，如何说？”缘寂师太把青钢峨眉刺在袍袖上擦拭着。

“师太的意思，是不是要这两根针啊？”祝童抬起手，自从他抽出龙凤星毫后，缘寂师太的眼睛就不断瞄过来。

“龙凤星毫，本是我佛门圣品。如果老尼侥幸，请施主把它们留下来。”缘寂毫不掩饰对龙凤星毫的欲望。说来，如果以眉山派的心法，再有这一对宝贝，缘寂师太的功夫就能提升一个层次。

“想得美，龙凤星毫是朋友送的，我没权力处置。”祝童把缘寂师太的胃口吊起来，再狠狠地摔进冰窟，为的是打破她的不动心。

缘寂师太果然掉进小骗子的圈套：“老尼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骗子。看刺！”

“我也没见过你这么贪心的尼姑。看针！”小骗子一点不吃亏，左手龙星毫迎着青钢刺点去。

“第一招。”两点碰在一处，祝童被震出三步，缘寂师太没有后退，但是从龙星毫上传来的冷流却使她心神摇动。

“第二招来了。”缘寂师太再不敢与对方硬碰，缓缓上前三步，青钢刺交于左手，右手拢在宽大的僧袍下。

秦可强终于说话了：“祝童，眉山绝技不只是峨眉刺，小心青蜂针。”

“就你多事。”缘寂师太被叫破招数，狠狠地瞪视秦可强一眼，身体飘忽跃起，双臂伸展，青钢刺点出。

祝童眼前显出一片青影，叫声不好，却不能如刚才那样凭身法躲避，硬着头皮挥舞龙风星毫，在身前写下两个大大的术字：气。

风星毫点中缘寂师太的青钢刺，龙星毫画出的“气”字，把身前封得密不透风。这是小骗子刚从弟子祝飞身上学来的，以前，他从不知道术字还能如此用。

“叮叮咚咚”一串轻微的鸣响，祝童喘着气又退三步。比起真实修为，他确实不是缘寂师太的对手。抬起龙星毫看去，中间晶体被一层密密的青色毛针遮住。祝童气息一收，毛针散开，飘落在地。

“你真的很厉害。第三招来了。”缘寂师太面带微笑，语音里露出少有的柔和。

“小心。”烟子忍不住叫一声。

普贤寺外快步走进来两人，前面是蓝湛江，边走边叫：“师太口下留情！”

祝童没看到缘寂有任何动作，感觉她口舌一弹，胸口处热热地轻震。

“卑鄙。”秦可强扶住祝童。祝童手捂胸口，脸色苍白，摇摇欲坠的样子。

“怎么样，祝童？”蓝湛江扑过来扶住祝童的另一只胳膊，伸手要去解开他的衣服。

“没什么，我还死不了。”祝童推开蓝湛江，面对缘寂师太，“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由是可，最毒妇人心。祝童今天领教了，眉山派的笑里藏针真的很厉害。”

“老尼提醒过你。”缘寂师太收敛笑容，恢复道貌岸然的神色。

天王庙前传来两声大震，争斗结束，空木与无言同时被击飞出去。空木受力大，跌倒在无情身侧，聋哑和尚无言还高明些，借力上升，飘到天王殿顶才化去掌力。

“索翁达活佛！”蓝湛江看到索翁达，以他的镇定功夫也不禁叫出声来。

“我是祝飞！师父，你怎么了？”索翁达没理会蓝湛江，拉过祝童，手按在他的胸口。

普贤寺内一片寂静，随着蓝湛江来的秦桐山一样吃惊。大家还奇怪，祝门什么时候突然冒出这么一位高手？谁能想到，江湖第一宗师索翁达活佛，竟然叫祝童师父！

如此说来，空木、无情、无言三位联手也不是对手就好解释了，败在索翁达手下，也不算丢人。

“是你伤了我师父？”索翁达的手从祝童胸前移开，天王殿前两侧灯光照射下，活佛厚实的掌心上赫然飘浮一枚青色蜂针。

所谓人的名，树的影。大家不知道这个汉子是索翁达活佛时，感觉也就稀松平常，连无情也敢与他动手。知道他的名字后，缘寂师太如何敢再说硬话？她甚至都不知道说什么，只勉强维持自己眉山掌门的架子。

“以这样的阴狠手段对付江湖同道，哪有半点佛家慈悲心怀？师太，修佛人嘴里不念经可以，不该吐出毒针害人，是你自废武功，还是要我动手？”

索翁达目射奇光，牢牢锁住缘寂师太。她终于支撑不住了，无论佛法武功，她都不是索翁达的对手。

“活佛，缘寂知道错了。但女人家身体弱，不……”

“不什么？弱小就能以这样的东西伤人？缘寂，祝掌门的功夫比你强吗？为了义气之争就要取人性命，你心性阴毒。天能容你，江湖能容你，面对供养你的信众，面对佛前青灯，你自己能容得下自己吗？”

索翁达一句紧似一句，在周围数双眼睛注视下，缘寂师太终于承受不住，挥手自击胸口，倒在云烟怀里。

一代高手缘寂师太自废武功，普贤寺内的争斗也就告一段落。

祝童在索翁达背负下走出普贤寺，蓝湛江拉开雷诺旁的黑色大别克，祝童摇摇头：“我能坚持。”

蓝湛江低声在他耳边说：“我知道，做戏要做到九分上，今天你自己开车走，日后会有麻烦的。”

“我的车？”祝童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的汽车。

“秦老替你开回去。”回头对秦可强说，“先带他们走，我和秦老进去交代一下，我们把祝掌门的车开回去。”

蓝湛江交代完匆匆走进普贤寺，他与秦桐山赶来为的是替祝童解围，没想到，祝童看似无理，却是带着天下第一高手来耍威风。秦桐山还在里面与空木说话，有替祝童擦屁股的意思。

秦可强发动大别克绝尘而去。别克开出没多久，祝童就从索翁达怀里挣脱出来，嘿嘿笑着拍拍活佛的肩膀：“不错，有前途，咱们祝门弟子就是要灵活点，学会随机应变。”

刚才，缘寂师太的笑里含针正射在祝童胸口，也怪她太狠毒，如果这一针射向别的位置，祝童也许已经倒了。凤凰面具还镶嵌在祝童胸口，那里是祝童身上最坚强的所在。

可笑的是，索翁达按住祝童胸口的同时，已经知道他在假装受伤，却没说破，还借机发挥逼得缘寂师太自废武功，为祝童除掉一个潜在的对手。笑里藏针实在太可怕，简直是防不胜防，今天已经与眉山派撕破脸了，这样做是很必要的。

秦可强好像也知道祝童身上的古怪，开着车微笑着，索翁达为什么会成

